行走万里 皆为乡土
——读顾志坚新著《屐痕文续》

□王慧骐

顾志坚先生是一位认识不到两年的新朋友，但又仿佛三百年前便已熟稔。他是我的同乡，共饮一条运河水的扬州人。长我两岁的志坚也是在扬州读的小学、中学，毕业后和当年众多青年学生一样，去了原属扬州的兴化农村当知青。后又到师范和大学继续学习，完成学业后再回兴化当了中学教师，而后做校长，在当时的兴化教育界颇有点名气。九十年代初他调来南京，在一家央企担任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从事企业宣传和文化建设工作。

他年轻时代便酷爱读书，不仅博闻强记，而且擅将各种知识点打通，为我所用，所以他后来出手写文章，是件十分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先前所有的积累找到了倾泻的出口。2006年深圳海天出版社为他出过一部名为《屐痕文录》的散文集，是他行走、观察与思考的记录。十四年后他又出新著，书名也由前顺延而来，谓之《屐痕文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版，3月第一次印刷）。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分为两块，一块是散文，一块是他近年所作诗词。散文共十七篇，其中六篇是写他曾生活多年的水乡兴化的风土人情，写那儿的渔事、婚俗、冬日旧景，名镇今昔，菜花蟹汛；另外十一篇是游记，八篇写国内，三篇说海外。都是亲身历验，由所见而引发所思。他的文字干净而洗炼，对某一座城市或某一处景点的描述也都侧重于人文底蕴的展示与开采。看得出他的旅行大都有备而来，出发前把功课做足，行进中便有的放矢，劳而有获。著名诗人冯亦同先生虽也游历甚广，但仍为志坚的这些“满是津津有味的文字”按捺不住地叫好。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从名胜典故、风俗民情，到域外风光、奇闻逸趣，以及出行中的观感、遭际和相关事宜，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动人遐想。”慧眼识珠的冯先生读罢书中那些“水乡纪事”的篇札，认为作者“是位出色的水乡风俗画手、水乡风情的行吟者”，而对更见“博闻广识和文采斐然”的若干长篇游记，则给出了它们是“加长版和扩大了范围的乡土文字”的评价。冯先生眼光的老辣恰恰就在于此，他可谓抓住了志坚兄散文作品的最重要的内核，即这些作品贯穿始终的一根主线，是作者血液中无法更改的那种乡土情怀——哪怕走出了千里万里，“从‘地球村民’的视角来看”，他所关注和捕捉的若干个视觉影像与历史陈迹也都无不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乡土有关。

《屐痕文续》中作者可能更看重的是那一百零七首词牌多变的长短句。据我所知，这些诗思凝缩的艺术佳构是作者近几年功夫下得最深，也最能反映其炉火纯青、渐入佳境的人生格局和对世界、世事的识见形态。毫无疑问，一首只能容纳近百字的诗词，通过语言对环境或事件的描述，进而表达某一种思想和意境，这是一种难度极大的艺术表现项目，分明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所谓一字见景，一句现情，字随景移，情因景生。志坚先生年轻时便有这份雅好，如今卸去了繁俗，如老僧入定，心无旁骛地揣摩、修炼起了这门最见功力的艺术之道来。

志坚先生的这些词章，胸襟阔大，意象高远，用词精当而不落俗套，时见出人意表之笔。苦于我对格律诗词只是个望而生畏的门外人，不敢随意造次，乱作评述。也就只有伺机另请高人来品享顾兄的这些锦绣之作了。

读书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

□房干森

“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读书总会成为热点话题。但我认为，世界读书日每年只有一天，读书却是永无止境的追求，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

宋代的黄庭坚跟苏轼聊天时说：“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书是一座宝库，有数不尽的风景展现在你的面前，有形形色色的人在你眼前上演着一幕幕恢宏的历史之剧。感人的生活场景，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生旦净末丑，喜怒哀乐愁，你只要翻开书本，就可以欣赏，就可以领略。一旦你心有所悟，静止的文字就会飞翔起来，具有了声音、色彩和灵性。大脑的荧屏就会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使人们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形象美感。况且，“心之官则思”，无论什么人不可能不想事情，不考虑问题，只有博览群书，可以给你一套思维体系，可以给你一副国际视野，可以给你一双火眼金睛，对事物有个立体的参照，才能在思考中纵贯古今，旁博中外，上达苍穹，下究黄泉，拓展思维的空间，开启聪明的才智和创造力，把问题想得更深入、更透彻、更全面，立身处世也就更加历练。

但有的人不喜欢读书，也读不进去书，甚至有人会觉得反正读了也记不住，不如用那个时间看电视、打游戏，反而更轻松快乐一些。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拉开的。读书与不读书的人，在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中，真的不一样。读书，就是会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你，改变你的生活。千万不要说读书无用，只要你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近年来，现代技术使得“阅读”唾手可得，阅读被重新定义，不仅阅读纸质读物，还有电子读物，更有有声读物，满足着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打开读书类公众号“打卡签到”，将打卡页面分享到朋友圈，听荐书领读人解读书本精华内容，与其他书友交流互动……在一些读书类公众号推出带领读者共读一本书的服务后，“打卡”阅读已成为当下读书新风尚。

现代技术的发展提升了阅读的便捷性，这本无可非议。但是，无论技术怎样发展，都不能否认阅读的关键在主体主动的“阅”，而不是客体的“技术”。一位哲学家曾说：“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不能认为背功课和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谁向往哲学，就必须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不朽的大师。”我们不能让数字阅读取代纸质阅读，不能让碎片阅读取代系统阅读，不能让娱乐阅读取代严肃阅读。信息不等于学问，更不等于见识、智慧与品质。阅读不是赶时间，更不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阅读是一种慢功夫，书中有些道理需要我们终身去加以感悟。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其实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学史可以析成败、鉴得失；学诗可以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辨是非。因此有人把读书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谋心的。读谋生的书可以获得利益，“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谋心的书则可以养心，是一场痛并快乐的修行。这场修行经常会遇到“读不下去”的痛苦，如读四书五经、《史记》《唐诗三百首》《资治通鉴》、四大名著、鲁迅的作品等经典作品，一定要持坚韧的耐力，用心去深读，正如长跑运动员，爆发力再好，若无耐力，终归难成大器。但当我们克服一个个读书中的“瓶颈”所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后，就能徜徉其间，与大师对话，与博览同行，既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又能滋润灵魂，充实生活，带给你巨大的满足与快乐。

读书，应该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日常阅读，恰如一日三餐。读书，就该像一日三餐般自然而然不可或缺；读书，也该像呼吸空气般吐故纳新不知不觉。只有让读书成为一种需要、一种快乐，再使之成为一种社会趋向，读书才有可能蔚然成风。但罗马非一日建成，读书习惯的养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这个过程中必须杜绝形式化，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其实，“世界读书日”的目的，并非号召人们只是在这一天去读书，其最大的作用更多的是要提醒人们：借助各种手段、方式推广阅读，播种、培育阅读的种子，在社会中形成全民阅读、全年阅读、终身阅读的文化氛围。读书，要与人生、与生活相伴，如影随形。我们每个人阅读的总和，就是全民阅读。

让关爱走进心灵
——观《放牛班的春天》感

□胥丽娟

周末晚上在家看的电影是允译推荐的，大约是他从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先生称做《放牛娃的夏天》，实际片名是《放牛班的春天》，难怪先生会搞错，单听电影名，我也以为是一部国产电影，会联想到“王二小放牛郎”之类的，也是想象力不够丰富吧，却没料到是一部温情的法国童声音乐电影，音乐贯穿始终，同时又极富教育意义。

“放牛班”源于台湾俚语，指的是初中的不升学班级，是为差生而设的，在这所叫做“池塘之底”的寄宿学校里，有一群调皮捣蛋，整天爱恶作剧的问题少年，他们不服管教，不守规矩，气走了一任又一任的学监，哈翎校长惯用的惩罚方法就是关禁闭，罚打扫，孩子们因为不被喜欢，不被理解，索性越来越叛逆，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抗拒。

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新学监，他叫马修，一到学校孩子们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称他为秃头，还编成曲子咒骂他，真担心用不了多久，他也会被孩子们气走，不过这个学监，是一位有着音乐梦想的作曲家，他不但不生气，还很善良，孩子们即便犯了错，他总是妥帖的处理，也总是最大限度的包容，不忍心让他们受罚。

有一天，孩子们从他的皮包里偷走了他的乐谱，蹲在厕所间翻看，他们感到好奇和新鲜，马修心想孩子们既然爱音乐，自己也在编曲，不如组建一个男生合唱团吧！他根据孩子们的音色，为他们分了中低音区，各个声部之间相互配合，不会唱歌的佩皮诺成了他的音乐助理，老是跑调的郭邦成了他的乐谱架，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起来，教室里，浴室间，睡觉前，都可以随时练唱，音乐给他们带来了快乐，也一点一点地打开了他们封闭的内心，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当试着用爱和温暖走进他们的时候，这些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脸上浮现起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亮！

皮耶尔有着独特的嗓音和特别的音乐天赋，声音干净空灵，有一股穿透灵魂的力量，马修让他担任乐团主唱，后来还建议他的母亲送他去里昂音乐学院深造，最后成了享誉世界的交响乐团指挥家。

如同电影里的台词所说“凡事都有可能，永远别说永远”，对每一位孩子我们都不应该过早定义，一群看起来没救的孩子，马修用音乐征服了他们，他们生而纯净，如同他们天籁的童音。

兴化日报
责任编辑：陈荣香
责任校对：刘 晴
组 版：洪 薇
2020年4月17日 星期五
楚水 周刊
兴化新闻网网址：http://www.xinghuanews.net/
兴化日报数字报网址：http://epaper.routeryun.com/
《兴化日报·楚水周刊》每周五出版 2020年第9期 总第325期
第3版
联系电话:80677402
邮箱:860820252@qq.com

特稿

五朝元老——高谷

□文/ 潘仁奇

明代的兴化，科甲鼎盛，名宦辈出，其中有三位官居内阁大学士，俨然汉、唐宰辅，位高权重，显赫一时，时人皆以相国、元老或阁老别称之。其中高谷任官最长，历官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达42年之久，由中书舍人渐升至内阁大学士，故被尊为“五朝元老”。

少年折桂

高谷先祖世居河南怀庆（今泌阳），世代业儒，乃名门望族。南宋初，高谷的高祖高彬，随宋高宗南渡，卜居人烟稀少但也远离战乱的兴化丁溪场，过着清淡而恬淡的生活。曾祖高明，怀才抱道，晦迹不仕。祖父高椿看中昭阳一带人杰地灵，人文厚积，乃于洪武初年在城区县衙县桥南边的义兴巷南首定居下来。

高椿生有四子。高谷的父亲为三子高焯，字元昭。他志趣清远，笃学力行，潜心修身，狷介自守。爱游历，喜诗文，著有《菊轩集》《听雨集》等。

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高家宅中传出一声嘹亮的男婴啼声，高焯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高焯给其取名为谷，字世用，希望他能博取功名，经世致用。

高谷从六岁起，就承家训嗜读不倦，博闻强识，融汇贯通，食古而化，进步喜人。年仅十岁就作为庠生进入兴化县学。兴化县学源于北宋范仲淹任兴化知县时创办的学宫。在这里，高谷不仅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更加深了对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感悟和认识。十五岁即少年登科，一榜中举。

1415年，永乐十三年，年方二十五岁的高谷荣登进士，蟾宫折桂，名闻乡里。

入阁拜“相”

高谷中进士后，因品行端正，学问渊博，且工诗善书，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历练事体，增长阅历。三年期满后，留馆授翰林院编修，正式成为翰林。翰林是政府层次最高的储才之地，“非翰林不入内阁”，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一年，高谷授中书舍人。缮写文书，掌修国史，主管起草诏令，参与机密。

1424年，升高谷为太子宫春坊司直郎，不久又升为翰林侍讲。

1436年，高谷经大学士杨士奇推荐提拔，充任翰林侍读，御经筵，为英宗皇帝御前讲读经学，深受英宗赏识。1440年，高谷进侍讲学士。官阶升了，但他俭素的起居习惯从未改变。锦袍破旧了，仍舍不得换下扔掉。赴公宴时，就用布头剪成新花样补缀其上，以至有人笑之为高学士“锦上添花”，而他总是不以为然，一笑置之。腹有诗书气自华，满腹经纶，何必金玉其外？

1445年，高谷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入阁知制诰，参与起草诏令。从永乐到正统初，这一段时期是明朝的黄金盛世，国富民丰，万国来朝。如无意外，高谷大可一直安享高位，尽展其才。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1449年7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主力攻掠大同。边报传来，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执意亲征。英宗北征时，命高谷留守，陟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但整个北征像一场闹剧。专断军务的王振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坐失战机。土木堡一役，明军大溃，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京城大乱。也先大军裹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兵部侍郎于谦坚决主战，力主坚守。在朝廷中德高望重的高谷，临事不惶，处变不惊。他纵观全局，全力支持于谦率众迎战，并及时拥立英宗惟一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登继大统，是为景泰帝，稳定大局。于谦领兵，连续杀敌，解京师之围。

也先要挟明廷未能得逞，内外交困，无计可施，只好表示愿意赎放英宗修好明朝。由于景泰帝态度暧昧，朝中久议不决。政治上十分清醒的高谷力排众议，坚定地主张遣使迎驾，并从大局出发，力主“礼宜从厚”。

考虑到高谷在朝野之威望，景泰帝升高谷为东阁大学士，以少保衔入阁拜相，成为明代兴化籍第一位相国。不久又加封为太子太傅，享受双俸。1456年再晋为少保谨身殿士学士兼东阁大学士，成内阁次辅。

宦海沉浮四十余年的“五朝元老”高谷，始终保持着清廉正直、持议公正、事无偏私的厚重本质，且一直以荐贤任能，提掖后进为己任，曾上疏主张内外诸司应唯贤是用。先后两次主顺天乡试，都能慧眼得人。

上善若水，来自水乡的高谷深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睿智卓德，鄙浮华、乐俭素。即使位至台阁，也仅“敝庐瘠田而已”。

正因为高谷谦冲为怀，不求显耀，仗义执言，不避权要，唯才是举，“和敦廉洁，卓然有大臣之风”，所以他在朝野之中有着较高的声誉和威望。

但官场上的风云，总是阴晴叵测，瞬息万变。

1456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武清侯石亨纠合宦官曹吉祥等，发起“夺门之变”，掖英宗登辇，重夺皇位。

“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改元天顺，对拥戴他弟弟的景泰大臣一一清算，功著望隆的于谦也被冤杀。于谦高洁自守，尽忠报国，襟怀磊落，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也把遗憾留给后人。一众高官或被下狱，或遭流放。年逾花甲的高谷因为曾做过英宗老师，且在迎驾问题上帮助过他，所以没有降罪于高谷，让他官居原位。

然而，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使高谷经历了许多，也感悟了许多。他目睹了贵为天子之尊的明英宗一夕沦为瓦剌阶下囚的狼狈尴尬，目睹了身为兄弟的英宗和代宗间不顾亲情的冷血争夺，更目睹了“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等一干忠臣或伏诛或流放的冤屈遭遇。生命草芥，富贵浮云，他已见识过太多。“人生总为浮名系，谁似飘飘一穗轻？”浮名虚位，他早已看破。虽然“夺门之变”后，英宗虽未罪己，但高谷深知伴君如伴虎，毕竟自己是景泰重臣，再恋相位，难免自贻其祸。于是他急流勇退，于1457年断然上书，以年迈体衰，乞归林野。英宗阅书，叹谓：“高谷，是一忠厚长者。”于是恩准致仕，并赐金帛、袭衣，安排驿舟，送高谷回归故里。

高谷得旨，如释重负，立即整装登舟，带着一身轻快，沿着运河南下，踏上归乡的行程。

不久，英宗又赐敕奖谕。这篇“奖谕”暗藏机锋，耐人寻味。文章前半部说了一通高谷“执经事朕”“怀旧之私实有切于朕意”之类情谊话。后半部话锋一转云：“卿之归也，……清风高致，足以励廉而革贪；盛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善俗，则卿亦永有终誉焉。”

柔言蜜语中隐含威胁。其实是警告高谷归里后言行小心，否则，就该不上“永有终誉”。

全身归里

1457年，六十七岁的高谷老人携眷乘官船安然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里兴化，回到他那简朴的故宅。虽然他是以五朝元老的资格从殿阁大学士的任上归来，但他并没有一丝张扬，对故居也没作大幅拓修。在这低矮的“敝庐”里，他把自己视若平凡的百姓，平静的生活着，一如他平静的心地。千里外的都城诡谲的政治风云，离他是那样的遥远。他以大隐隐于市的姿态，弃政远祸，沉静在家乡恬淡淳朴而温馨的氤氲里。

终于回来了，回到他成长的故土。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踏上仕途，那时他英气勃勃，雄心万丈，欲展鸿图于天下。如今，当他归来，已是须发皆白，英华不再。光阴荏苒，人生如梦。四十年的春秋，恍若隔世。他似乎获得了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曾经的拥有，轻若尘埃。

还是四十年前的房舍，低矮简陋，无异民居。简陋就简陋吧，他已惯于俭素的起居。鹪鹩一枝，夫复何求？能全身而归，徜徉于故土兴化的寻常巷陌，已是至幸。他自己在会客厅内高悬“懒许”匾，以示功成身退，不再过问政治。

从此，他在那低檐小室的“元老府”里，杜门谢客，深居简出，谨言慎语，绝口不谈景泰、天顺间的朝廷变故。即便有人问起，也从不作答，以防祸从口出。该说的则说，不该说的就让它永远沉寂在心底。漫漫更宵，夜不能寐，或抬首伫立于庭院之中，于浩瀚的星宇间寻觅故人的留痕；或垂眉安坐在椅座之上，在浩繁的史卷里专注清冷的钩沉。把自己的欲望降低，使自己的理性升华。让波光水色冲淡无边的烦恼，在无语的缄默中安顿自己闲淡的身心。

以平民百姓的姿态，盘桓在家乡恬静淳朴的闾里田园，日子简单、平静而充实。虽敝庐薄田，亦恬然自若。可以安坐书斋，翻阅校订往日的诗文；可以“日与亲戚故旧，徜徉于邱园，展契阔之情怀”，邀三五好友，陶然在故里的风景风情，乘兴而往，即兴吟咏，尽兴而归。

兴化城不大，却有着悠长的文脉、悠久的传承、丰饶的物产和优美的风景。城区内外，分布着众多名人的遗址遗迹和堂墓葬。

春秋佳日，高谷安然漫步，故地重游，兴致不减，情怀依旧，诗意盎然。或瞻高堂翼翼的景范明堂，品戒石之铭；或吊衣冠寂寂的三闾遗庙，作招魂之赋；或北游至香结瑞云的玄武灵台，念光澈玉壶的胜湖秋月，起蓬瀛之想；或南吟至枕溪卧波的沧浪亭阁，眺路遥征帆的南津烟树，生濯缨之思；或东踱，沐东皋霁雨龙舌春云，喜见积雨如膏，新秧盈池；或西涉，对阳山夕照望中翠微，静睹树头鸟雀，草际牛羊，待得斜影侵骑，余光映衣，方始遍遍而归，回到他那低檐小室的“元老府”。

1460年，天顺四年正月，高谷安然逝去，享年70岁。与诰封夫人郭妙宁合葬于兴化平望铺河东。墓园恢宏，松柏森然。墓前有神道碑，数对石人、石马分列神道两边。成化初，赠高谷为太保，谥文义，祀乡贤祠。墓园石马至今犹有残存，忠贞守护在那里。

高谷学问渊博，经纶满腹，淹贯经史，工诗善书，著述颇丰。有《育斋文集》10卷入《明史·艺文志》，另有《诗集》17卷、《归田》3卷、《拾遗》1卷付梓行世。其诗歌温厚和平，明白简易，有长者风度。其书法文弱秀润，王世贞《艺苑后言》谓其书“秀俊可爱”。其行书横披一轴今珍藏于兴化市博物馆。

兴化城中心的四牌楼上，悬起了“五朝元老”匾。故居宅前跨街立有“益恭坊”，与四牌楼遥相对应。“益恭”，语出《左传》，意谓瞻之弥高，仰之益恭。高谷盛德雅望，襟怀旷远，清风高致，隐忍明让，谦恭自律，俭朴终身，把他一生的投影定格于益恭之誉，倒也精当。